

# 初次成长

请多指教

辛  
瑞拉  
著



# 初次成长

请多指教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 长春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初次成长, 请多指教 / 辛瑞拉著. -- 长春: 北方  
妇女儿童出版社, 2018.7  
(意林·小文学·成长物语系列)  
ISBN 978-7-5585-2302-1

I. ①初… II. ①辛… III. ①儿童小说-长篇小说-  
中国-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98424号

**初次成长, 请多指教**  
**CHU CI CHENGZHANG, QING DUO ZHIJIAO**

出版人 刘刚  
总策划 安雅 汤曼  
特约策划 师晓晖  
责任编辑 吴强 王婷 孟健伊  
图书统筹 三木卷卷  
特约编辑 雷凌云  
绘 图 来去 若木升华  
书籍装帧 胡静梅  
美术编辑 袁萌  
作家经纪 卢晓凤  
开 本 700mm × 1000mm 1/16  
字 数 210千字  
印 张 13  
版 次 2018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7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

出 版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发 行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邮编: 130021  
电 话 0431-85678573

定 价 24.9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务部联系退换, 电话: 010-51908584



# 目录

CONTENTS

001

第一话

厉以晴历险记

023

第二话

禁止，危险的捕蛇行动

049

第三话

你唱戏去了吗

075

第四话

我会乖乖当你的人质

093

第五话

悲伤来势汹汹





## 目录

CONTENTS

107

### 第六话

爸爸，请回答

169

### 第九话

逃脱

125

### 第七话

墓碑上的名字

187

### 第十话

时光会弥补他们

147

### 第八话

雪之盛宴

199

### 尾声

穿过雨，绕过风

# 第一话

## 历以晴历险记

瑰丽的心事宛如盛放着未眠花的长夏，花的香气缱绻进整季的风里。



气象局早早发布了大风、雷电、暴雨预警，在玻璃上破碎的小雨珠，却分明长着云雨的样子。

厉以晴走进书房后，忽然被鼓起的金丝色窗幔吓了一跳。闪着光的水，在窗下盆栽肥厚的叶片上聚成细细的水流，“啪嗒、啪嗒”地滴在地板上。她快步来到窗前，关上窗户，然后转过身，从书桌上抽了几张纸巾，蹲下来擦地板。

这时，被厉父落在桌角的手机响了起来，厉以晴漫不经心地瞥它一眼，然后专注地做着手上的事。闻声走进书房的厉父看到穿着彼得兔睡衣的厉以晴待在这儿，脸色一沉。

厉以晴停下手上的活，望向爸爸：“我没接。”

“你怎么还在这里磨蹭？”厉父抓过手机查看，用微愠的声音催促厉以晴，“快去换衣服。”

厉以晴的爸爸是奉京医院心外科的医生，前阵子，奉京医院心脏外科调离了一位主任医师，身为副主任医师的他和厉以晴好友温黛悠的爸爸一起申请主任医师的职位，最终确定升职的是温爸爸。按理说，落选的厉父该憋闷一阵子，没想到结果公布后，厉父脸上不但没有失望之色，反而转头组了饭局，请温黛悠一家人还有科室的同事吃饭庆贺。厉以晴实在不觉得这有什么值得庆贺的。

厉以晴直起身，轻描淡写地回道：“我早就说过了，我不会去吃饭的。”说完，她冷着脸把手上湿漉漉的纸巾丢进垃圾桶，然后坐到电脑前，移动鼠标，点开网页，搜索写作文需要用的材料。

她那副事不关己的模样落在厉父的眼里，厉父的恼火程度陡然大增。小时候，她不听话、软硬不吃，厉父将这归咎于她年纪小；长大后，她敏感又尖刻，这个锅自然要由“青春期”来背。但若深究起来，十六岁的孩子不肯体谅长辈，不就是不懂事吗？厉父再也替她找不到借口。

“厉以晴，”厉父用指骨敲了两下桌子，“你不是小孩子了，我希望你可以学着适当地为大人考虑。你明知道今天大家都是全家到场，你不去的理由是什么？你就不能懂事一点儿？”

他在向她要理由？当初妈妈搬出这个家，他向她解释过吗？他给过她理由吗？当然，厉以晴不用他解释也知道，妈妈是受不了他的臭脾气才离开的。

“什么叫懂事？”厉以晴压住濒临爆发的情绪，口吻讥讽道，“像你那样去拍马屁叫懂事？抱歉，我做不到。”她孩子气地撇过头，“我不去是因为觉得这样做很丢脸，这个理由够不够？”温爸爸还没上任呢，他就急着去巴结，这溜须拍马的做派，厉以晴很看不惯。

“你不懂大人的做事方式，就觉得丢脸？”厉父质疑地看着厉以晴，“你怎么可以这样诋毁自己的父亲？你还是不是我女儿？”

“说不定我真不是你女儿。”厉以晴迅速对上厉父的眼睛，接话道。在她的心中，爸爸一直都浮皮潦草，她毫不怀疑他在医院的地位全是靠拍马屁得来的，她十分不屑这种行为。她站起来，用平静的声音讲出最坏的说辞：“沈牧凡，你姓沈，我姓厉，我们的父女关系一点儿都经不起推敲，不是吗？”

“你……”厉父哑口无言，妻子姓厉，女儿跟她的姓氏，虽然有些特殊，但并不稀奇，这却成为女儿怀疑他的利器，也是他的死穴。每每提起，记忆深处的伤口都会迸裂，痛如切肤。

“你想怎样就怎样吧。”厉父出神地说，旋即，他收回视线，转身走向了门口。

爸爸高大而又落寞的背影投映在厉以晴的瞳孔中央，深深的失落感浮上来，混合着雨水的气息，空气越发显得安静和悲沉。



爸爸离开之后，厉以晴怅然若失地反省了很久，几经挣扎，最终她决定去吃饭。她不但要去，还穿上了妈妈从日本带回来的梦幻粉色的蕾丝小洋装，这样既可以在众人面前制造出“千呼万唤始出来”的效果，又可以给爸爸一个惊喜。

坏天气如约而至，下了出租车，厉以晴才发现司机将车停在了酒店对面。

大风怒吼着把伞面翻过去，雨水兜在脸上，呼吸困难的她眯缝着眼睛，模糊地看到信号灯由红色跳转为绿色，她一把扯过伞面，准备过马路。这时，一辆右拐的厢式货车闪着大灯咆哮着朝她逼来。

货车的灯光在随着风向推移的雨幕中，散射出黄色的光晕，惊恐须臾攀上厉以晴的瞳仁，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有人钳住她的手腕，将她向马路对面拖拽。

“快走！”

厉以晴的手一松懈，雨伞被风卷走，她跟着那个人奔跑起来。马路两边的汽车催促着响起鸣笛声，雨落进眼里，扑在身上，前面的人只有一个模糊的轮廓。当注意到那个人手中的直柄黑伞明显向后倾斜之后，微弱的暖意弹指间聚沙成塔，消融了大半恐惧。

抵达安全的路口后，厉以晴急忙仰起脸感谢她的“恩人”，在看清那个人的面容时，她有一秒的愣怔：“乔渊言？”她不由得后退了一步。

名为乔渊言的男生拥有一张帅气的脸，他的双眼狭长，眼角微微上吊，眼神犹如被冬雨洗刷过的夜空般澄澈，覆着眼梢的墨色额发向下滴着水。

乔渊言把伞往厉以晴的头顶送了送，上前一步：“是我。”刚才，他看到了那惊险的一幕，毫不犹豫地冲了过去。在抓起女孩手腕的瞬间，他认出了她是厉以晴，心上弦音被撩拨起来，他的壮举有了明确的指向。

“你怎么……”乔渊言想问厉以晴怎么会出现在这里，思路倏然被一连串从她下巴滚落的水珠打断，它们顺着她白皙的脖颈淌进衣裳。她的小

洋装已经变得透明，紧紧地贴在身上，这对女孩子来讲简直是场灾难。

于是，乔渊言改口道：“你拿着伞。”说话的同时，他把雨伞塞到厉以晴的手里，然后脱下白色正装上衣给她披上。

厉以晴傻愣愣地站着，过了半晌才想起来要拒绝：“不行不行……”

乔渊言拿回伞，飞快地将视线从她的身上挪开，生硬地说：“让你穿，你就穿上。”胸口涌起的那股燥热感，实在让他无法解释让她穿他衣服的理由。

厉以晴听他这样说，不好再推辞。

今年十六岁的厉以晴是尚嘉中学高一年级的学生，乔渊言是她班上的班长，开学没多久，他们还没怎么打过交道，但她观察过乔渊言，知道他是外冷内热的那类人，所以她只当这是他给予她的关照。之后，两个人确定了他们要去的是同一家酒店，于是同行，在酒店大堂分别。

这一路，厉以晴好像经历了一场曾触不可及的梦。她懊恼在狼狈的时候碰见他，窃喜的小情绪却在心底顽强地铺张。

分别后，她站在原地深深地望着乔渊言的背影。他挺拔的身姿宛如成长盛期的水杉，他的右肩被雨水淋湿了大半，衣料紧紧地贴着肌肤……厉以晴忽然明白乔渊言为什么执意要让她穿上他的外衣，她绝望地闭上眼睛，又飞快地睁开，之后匆匆去找卫生间。

厉以晴对着镜子拆开精心梳好的发型，把皇冠发圈套在手腕上，然后利用烘手机烘干了头发，又趁着没人，脱下衣服，潦草地烘了几分钟。想要彻底烘干也不是不可能，但她担心有人会忽然闯进来。随后，她对着镜子打量起了自己。

她的直长发顺着脸庞曲线垂落到胸前，她杏圆的眼睛神采飞扬，自然生长的平直眉毛，以前被她嫌弃得不行，当下却流行起来。她的鼻梁秀挺，唇线清晰，嘴角的弧度微微上扬。

从卫生间出去之前，厉以晴将乔渊言的衣服披在肩上。一来可以保暖，二来她觉得那样子很酷，三来……因为那是乔渊言的衣服，仅此而已。

厉以晴来到楼上，崭新的红地毯铺于眼前。走廊两侧烛台高举，用金色丝线缠绕的红蜡烛看上去特别喜庆。

厉以晴对面宴会厅的雕花木门忽地被推开，有人走出来，里面鼎沸的声音也同时传了出来。她向门里匆匆看一眼，被惊呆了，那明显是办婚礼的气氛。她不免在心里嘀咕：难道她走错楼层了？

正琢磨着，之前被强制烘干、起了静电的头发弄得她的脸颊很痒，她烦躁地抬起手，想将头发束起来，不料手背重重地打到了上方的烛台，蜡烛被震落，“噼里啪啦”掉了一地，有几支落在地毯上，燃起一簇簇小火苗。

厉以晴震惊地看着这一幕，还来不及做出反应，就感觉耳后微微一热，并伴着一股焦糊味。

“小姑娘！你的头发烧着了！”一个浑厚的男中音蓦然响起，声音的主人一边说着一边朝她快步走来。

厉以晴匆忙看了他一眼，发现是位气质不俗的大叔。她毫无章法地拍掉头发上的火星，并一边用脚去踩地毯上的蜡烛，竟和有同样想法的大叔的脚撞到了一起。

“我来。”厉以晴把累赘的衣服从肩上拿下来，搭在手臂上，有个东西从衣袋里掉落下来，恰巧在一只燃烧的蜡烛旁边。

困惑的厉以晴正欲弯腰拿回，被大叔狠狠推开，同时，他也闪到了一旁，不明所以的她打了好几个趔趄才站稳，半秒后，随着“砰”的一声炸开，加厚的长毛地毯“呼啦”一下燃烧起来。厉以晴急忙护住脸，后知后觉刚才那个掉落的东西是打火机。

宴会厅外的人注意到这边的情况，有人急着避险，有人扭头去找灭火工具，乱了方寸的厉以晴抡起手中的衣服，崩溃地扑上去灭火。

翻滚而起的浓烟触动了火灾报警系统，整个酒店响起凄厉的警报声。

有人从包厢探出头，惊叫出声；有人冲出来，拿着瓶装可乐“咕咚咕咚”地朝着地毯往下泼；有人捂着口鼻，远远地观望；人声、脚步声、火焰声交织在一起。

厉以晴遽然停下了动作，火光映在她的眼底，衣服持续在她的手中燃烧。仅在几秒内，她可以想象出的可怕后果，多到了骇人的地步。

“危险！”有人冲上前，把衣服从厉以晴的手中拽下来，奋力丢出去，斥责道，“你不要命了？”

恐惧丛生的厉以晴慢半拍地偏过头，抬起眼，面前的人使她心神一震：“乔渊言？”

乔渊言是听到火灾警报才从包厢里出来的，浓烟之中，他认出对面女孩的身影，于是冒着被火烧到的危险，赶到她身边。

“快跟我离开这儿！”乔渊言抓起厉以晴的手，想要带她去安全的地方。

可是，作为罪魁祸首，厉以晴没有说服自己离开的理由，她站着不肯动。就算对这个场面束手无策，她至少要待在现场。

乔渊言看不懂她的执拗，幸好酒店工作人员带着灭火器赶到了，并开始疏散人群，厉以晴这才愿意迈开步子。她跟着乔渊言在人群中穿梭，倏忽想起刚才那位好心大叔，于是挣脱乔渊言的手，想要折回去找他，觉得她有点儿莫名其妙的乔渊言不管不顾地把她拽了回去。

有了灭火器的帮助，火很快被扑灭。现场一片狼藉，有大量烟雾残留，浑浊的空气极其刺鼻。

厉以晴一直无意识地抓着裙摆，担心地望着那边。乔渊言看看她，又向火灾现场望了望，心中纳闷：她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今天是他父亲的二婚婚宴，这层楼被他父亲包下，她不是他们的宾客，为什么会来这里？乔渊言想不出答案，于是干脆开口问道：“你是来找我的吗？”

思绪搁浅的厉以晴愣了下，然后面向他，疲惫地与他对视一眼，缓缓低下头，接着摇了摇头。

“那……”乔渊言揣测道，“你是来救火的？”

厉以晴重复了之前的一整套动作。

乔渊言棘手地看着一直低头的厉以晴，她的眼睫很长，微微扇动。脑门和脸颊蹭了几块黑色的灰，鼻尖沁着汗珠。视线放远一点儿，他发现她的手臂也被蹭黑了。灯光洒落在她的周围，虚了棱角，加了滤镜，使她看起来有种不真实感。

事实上，在乔渊言眼里，她始终是个谜。

在班上，她的存在感一点儿都不强。但这样的她，却叫人无法忽视。她并非独来独往，身上那种疏离的气质总能把她与人群隔绝开来。她从不和其他女生一起扎堆八卦，人缘也没差到哪里去。她习惯跟在温黛悠的身后，可每一次，他第一眼看到的都是她。只不过，他不太看得透她的眼神。那种乍看不卑不亢，又似乎在抵触着什么的眼神，让他想跟她搭话，又完全打不开局面。

乔渊言回过神来，注意到厉以晴双手捋着头发，她的头发毛毛躁躁，参差不齐，发尾无一例外的焦黄。乔渊言的眼神一惊：“被烧到了？”

厉以晴木然地点了下头，声如蚊蚋：“嗯。”她没打算去看乔渊言的

表情，也不想去看。他不知道，在他看不见的地方，为了赢得他的目光，她做过多少努力。可这一切都化为泡影，在学校，她没有机会和他接触。在校外……简直不堪回首。

这时，有位胸前戴着“经理”工牌的工作人员走近，厉以晴侧头一看，以为那个人是来找她的，于是仰起头，用微颤的声音自首道：“火灾是由我引起的……”她完整地陈述了事实，站在一侧的乔渊言终于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说完，厉以晴垂下眼睑，静听发落，却只听到乔渊言接话道：“是我们的问题。当初酒店建议不要放蜡烛，我们没有听。地毯是我们自己带过来的，坏了就坏了，酒店应该有备用的。”说完，他征询地看向那位经理，后者忙不迭地点头。

厉以晴的瞳孔微妙地泛起光泽，“我们”是谁，她没空深究，她比较在乎：“你是说……”

“我说，没事了。”乔渊言温柔地笑了笑，一切就让他来承担好了。

包裹在心头的沉重感骤然间被剥落，光线丝丝缕缕地探进来，厉以晴如释重负地舒展眉头。

可是，一道冷冷的声音突兀地横拦了刚刚缓和的气氛：“厉以晴，我为什么会在这里看见你？”厉父忽然出现在距离二人三米左右的地方。

厉父听说楼下发生了火灾，作为升职宴的组织者，出于安全意识，他来楼下看看情况，没想到竟在这乌烟瘴气的地方看到了他的女儿。他侧着头，愣了少顷，神情转瞬冷峻起来，警惕地打量她周围的一切。

厉以晴蓦然打了个冷战，她怎么都想不到会在这种情况下和爸爸撞见，她担心爸爸会在这里对她刨根问底。父女二人心平气和对话的次数实在有限，他们的相处模式，她不想被任何人看到，更何况是乔渊言，厉以晴紧张得脸腾地热了起来。

“爸，我们走吧。”厉以晴冲过去，拽起爸爸的袖子就走。

满脸威严的厉父站着没动，迫使厉以晴也停了下来。厉以晴的狼狈模样全都被厉父收入眼中，确定她没有受伤之后，厉父的脸色缓和了不少。然后，他问道：“你不打算解释一下吗？”他的女儿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又是怎么搞成这样的，他必须知道。

厉以晴慌忙隔开乔渊言的视线，对爸爸搪塞道：“没什么可解释的。”说着，她又伸手去拽爸爸的袖子。

厉父对“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的女儿甚觉无语，她那张挂着灰尘的小脸又让他发不起脾气来。于是，他剑走偏锋地把目光落到乔渊言身上，他拨开厉以晴的手，来到乔渊言面前，尚算有耐心地询问：“你能告诉我发生什么了吗？”刚才，他看到他们在一起，那么那个男孩大抵就是她的同学了——至少，他们是认识的。

初次见到厉父，乔渊言有些吃惊，厉父坚毅的脸部线条、高挺的鼻梁让上了年纪的他看起来仍称得上俊朗。厉以晴虽很漂亮，但并没有继承他这些特点。

厉以晴跑过来，横在爸爸和乔渊言中间，她怒对着爸爸，眉间有种说不出的慌张和愤怒：“你为难他做什么？”

厉父的脸色一下子变得铁青，他只是问了一句话，就被扣上了“为

难”的帽子。

“好好好。”倍感疲倦的厉父“投降”，他一摊手，表情克制道，“厉以晴，我管不了你，让你妈跟你谈吧。”

厉父转身离开，厉以晴抿住嘴唇，思索片刻，然后埋下头，默默地跟了上去。她没有留下来的理由，频频出丑的她也不知道该怎样面对乔渊言，所以连道别都省略了，直接遁逃。

当走神的乔渊言缓过神来时，厉氏父女的背影正相继消失在走廊尽头。

回到升职宴，厉以晴终于搞清楚了，之前她去的是16层，而升职宴在19层。在错位的空间里发生错误的事情，灰姑娘的午夜马车被打回了原形。

厉父率先走进包厢，华丽的双开木门顺势并拢，跟在后面的厉以晴压根就没打算进去，她只是想过来看一眼妈妈。

其实，厉母才是“千呼万唤始出来”的那个人，认识她的人只能在少数场合见到她，就连厉以晴也不例外。

厉母的娘家十分富有，但她没有经济头脑，为人不灵活，靠厉以晴的外公、外婆扶持开了一家连锁咖啡馆。店里的事多数时间都是厉家帮着打理，真正让厉母忙碌的是她那没人关注的绘画事业，或许时运不济，也可能是技不如人，她坚持绘画十几年，仍在起步阶段。她常年东奔西跑，号称采风，但在厉以晴眼里，她就是在逃避现实。

早在厉以晴读小学的时候，厉母就因受不了厉父莫测的脾气，又不想离婚，从家里搬了出去。厉以晴很想问，她是否想过她唯一女儿的感受？可是她始终没有问出口，她不觉得这样做有什么意义。离开时，妈妈也很舍不得她，但到底放弃了她。不能否认，大人有时候也很自私。

开始时，厉以晴非常想念妈妈，直到妈妈离开家后第一次与她见面，厉以晴才明晰那不是想念，而是怨念。虽然厉以晴特别想见她，见到她却不愿意跟她讲一句话，不愿意表露任何情绪，宁愿过后躲在被窝里后悔痛哭，也绝不给她好脸色。



渐渐地，她长大了，被迫习惯了这样的生活。这是她鲜为人知的秘密，她生命永远的缺口，缺失的那部分再也拼凑不全。

厉以晴坐在外面的休息厅等妈妈，并顺利地见到了她。厉母已经从厉父那里听说了女儿的惨相，可是在看到女儿之后，还是惊诧不已。她坐到厉以晴的身边，心疼地搂着她，柔声套话：“怎么搞的？跟妈妈说说？”

“别搂着。”厉以晴不自在地推开妈妈，正了正身子，侧头打量她。

妈妈还是老样子，短发、素颜，皮肤有种用高档护肤品硬拗出来的光泽感。她身上的衣服全都价值不菲，但她穿不出大牌的感觉。

对妈妈，厉以晴一直有着很客观的评价——她不够好看。当然，她也并非丑得不成样子，只是和帅气的爸爸站在一起，她矮得过分，又没有气质，加上那张太过普通的面孔没有办法给她加分，她显得有点儿登不上台面。

不知道是不是这方面的原因，她总感觉妈妈有些自卑，以前总是对爸爸唯命是从，爸爸更是毫不客气地借此趾高气扬。

常年与女儿状态疏离的厉母，并不擅跟她相处，被推开后便没有接续动作，手足无措地坐在那儿，她望着女儿欲言又止，最后到底什么都没说。

每次被爸爸训过之后，她都是这副受尽委屈的哀怨模样。厉以晴的心软起来，于是，她小声地把之前的经历说了一遍。

听完了“厉以晴历险记”，厉母心疼地帮她理了理头发：“没事就好。可是，这些你为什么直接告诉爸爸？害得他那么担心。”

那股对爸爸的怨气再次涌上心头，厉以晴的脸上流露出愠色，厉母马上“识相”地转移话题：“跟妈妈去吃饭吧，吃完饭带你去剪头发。”

厉以晴别开脸，她不想以这副狼狈的形象示人：“不吃了，我这就要回家了。”

厉母又劝：“去吧，你去了，爸爸才会高兴。爸爸出门前，你是不是也跟他吵架了？你……”